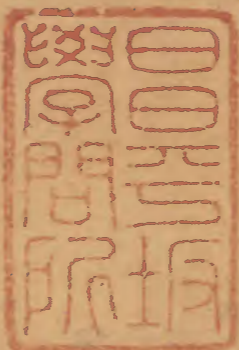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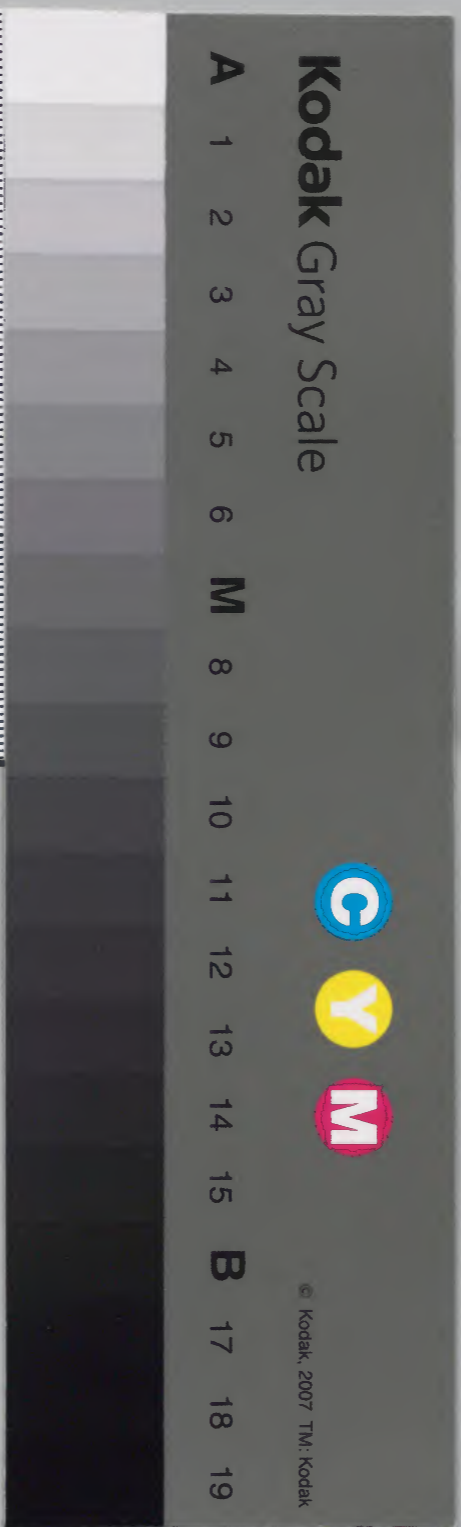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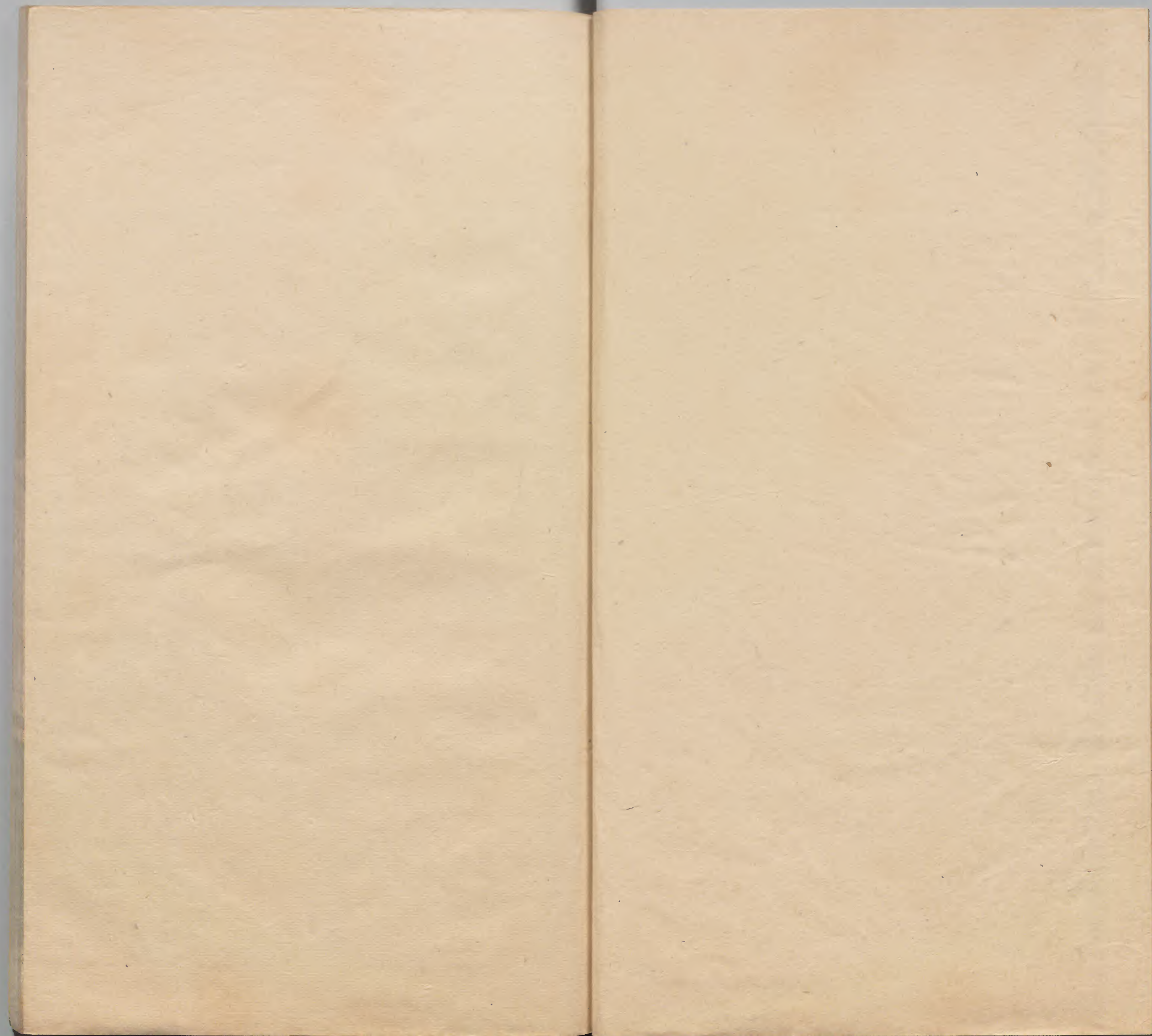
太平御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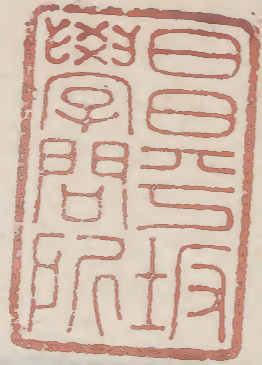
百四十八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42	
冊數	240 (148)		
函號	厨	14	1







太平摠類卷第五百五十六

禮儀部三十五

葬送四

淺草文庫

吳越春秋曰早平門外麋湖西城者麋王城也與越王遙戰越殺麋
王麋王無頭騎馬還武里乃死因留葬五里城中以午日死至今武
里午日不舉火

又曰吳王闔閭有子女怨王乃自殺闔閭痛之甚葬於昌門外鑿
地爲池積土爲山文石爲椁金鼎銀罇珠玉之寶皆以送女乃舞
白鵠於吳市中令萬民隨觀還使男女與鵠俱入門因塞之

又曰吳謀代齊齊景公使子女爲質於吳吳王因爲太子聘齊女
齊女少思齊日夜哭泣發病闔閭乃起
北名曰齊門令女往捋其上女思不止病日益甚至
且死女曰令死有知必葬海虞山之顛以望齊國闔閭傷之甚用其
言葬於虞山之巔以瞻望齊國是時太子亦病而死
說苑曰蓋聞相梁并衛有罪而走齊管仲迎而問曰吾子相梁并
魏之時門下使者幾何人曰門下使者三千餘人管仲曰今與幾何
人來曰臣與三人俱曰是何對曰其一人父死無以葬我爲葬一人母
死無以葬以爲葬之一人兄有獄我爲出之是以得三人來桓子新

論曰揚子雲爲郎居長安素貧比歲亡其兩男哀痛之皆持歸葬於
蜀以此困乏察之達聖道明於死生不下季禮然而慕戀死子不能以義
割恩自令多費而致困貧

論衡曰儒書言孔子當泗水而葬之却流此言孔子德使水却不湍其墓
是故儒者講論皆言孔子之後當封泗水以却流爲證殆虛言也

王符潜夫論曰文帝葬於芷陽明帝葬於洛南皆不截珠寶不起山陵
令京師貴戚郡縣豪家生不極養死乃崇喪造起大冢廣樹松柏
廬舍祠堂務崇侈僭此無益於孝徒作煩擾傷害吏民今案畢錡之
郊無文王武之陵南城之東無曾皙之家周公非不忠曾子非不孝也

崔寔政論曰送終之家亦大吾度至念親將終無以奉遣乃約其供養衣服豫修已沒之制竭家盡業甘之不倦窮阨既迫起爲盜強拘執陷罪爲世大戮痛乎此俗之愚民也

錄異傳曰袁安其母途三書生語其葬處遂至四世五公其後路言十八驕豪故常食密飯諸女以絳爲也道遊行其上此葬地所致也

謝綽宋拾遺曰桓文葬姑熟之青山平墳不爲封域於墓傍開隧立碑故謬其處今後代不知所在

襄陽耆舊傳曰峴山南有習家魚池者習郁之所作也郁將亡勅其兒煥曰我葬必近魚池煥爲起冢魚池之北去地四十步

山謙之丹陽記曰晉車騎將軍王舒令其子曰甚當漂陽縣死則我欲葬焉故王死之後徒孫治今處而以昔解爲墓

續搜神記曰子寶字令升新萊人其父有嬖妾母至妬寶父葬時因推着藏中終十年而喪開墓見棺妾伏官上衣服如生就猶受漸漸氣息與父經日乃蘇云父常與之寢按恩情如生在家中

范晏陰德傳曰陳翼字春卿廬江舒人也行到縣郭見道上馬傍有臥疾人呼翼與語曰吾是長安魏公卿聞廬江樂上來不達病困不能復前儻可相救翼荅云家有藥廬可俱歸乎公卿曰幸其即扶與俱到家眷視積曰旣困公卿謂翼曰馬上有金千餘餅素二十疋

可賣殮餘以相謝言絕而亡翼賣素買衣衾殮殮之葬埋高敞之地以金置棺下不使人知乘馬去公卿兄長公見翼乘馬謂殺公卿陰告官收翼具以狀對長公迎喪發棺下得金如數叩頭謝以金投其門中翼送長安還也

汝南先賢傳曰表閔字夏甫庭熹末黨事將作閔遂散髮先築土室四周於庭潛身十八年終于土室之中臨卒勅其子曰勿設殯棺衣衾之備也但着禪衣跣布禪衣幅中視尸於板床之上五百壑爲藏

會稽典錄曰趙暉字長君山陰人也少爲縣吏奉檄迎督郵暉甚耻之由是委吏到捷爲諸博士杜撫受韓詩撫嘉其精力盡其道受之

積二十年不還家人爲之發喪制服至撫卒暉經營葬之後歸家

又曰張謏字彥丞上虞人也與同鄉丁孝正相親葬送過制謏書難之

曰吾聞班固善陽孫之省葬惡始皇之飭終夫僕以矯世君子弗爲若乃

據周公之定品依延州而城事耶中庸以建基獲美稱於當世不亦優哉

又曰謝夷吾轉下邳令預自剋日死如期果卒勅其子曰漢末暈亂有發掘靈骸之禍使縣棺不葬墓不起墳

楚國先賢傳曰韓堅將終遺言曰夫俗奢示之以儉儉則節之以禮歷見前世送終過制失之甚也若曹敬聽吾言歛以時服葬以土藏穿車便葬送之以瓦器慎勿有損益襄陽耆舊曰襄陽城南邊大道有諸

葛女郎墓者是諸葛仲茂女冢也年十三四亡茂婦憐之不能自遠故近
臣葬之日日往哭

又曰秦頡者字初起頡之南陽過宜城中一家東向大道住車視之曰此
居處可作冢後喪還至此住處車不肯前故吏爲市此宅葬之今宜城
城中大塚前有二碑是也

又曰佺子者家訾萬金而自少小不從父語臨亡意欲葬山上恐兒不從
到言葬我着儲下石磧上佺子曰我由來不奉教從今當從此一語遂
盡散家財作冢積土統之成一洲長數百步元康中終爲水所壞佺
子前漢人也

譙周三巴記曰巴國有亂巴國將畢曼子請師於楚楚人與師曼子
已平巴國旣而楚遣使請城曼子曰吾誠許子之君也持頭往謝楚王
城不可得乃自刎以頭與楚子楚子歎曰吾得臣若巴曼子何以城爲
乃以上卿禮葬曼子頭巴國葬其身亦終

華陽志曰德陽縣有青石祠山源沃美有澤原之利士女多貞孝車
騎將軍鄧芝方之鄧林有終焉之制沒遂葬其山

博物志曰澹臺子羽渡水而死子溺死人葬之臧明曰此命也吾豈與螻
蟻爲親魚鱉爲讐於是葬以水葬之

又曰漢滕公夏侯嬰死公卿送葬至東郭門外四馬不行拊地悲鳴即掘馬

蹄下得石椁其名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手嗟滕公居此石乃葬所也
故謂之馮冢

又曰可內其園張公老而無子貲財累意求入官死葬園于中今供祀
犧牲

永昌郡傳曰建寧郡葬弔置之積薪之上以火播之烟氣正上則大殺牛羊
共殺勞賀作樂若遇風烟氣旁邪爾乃悲哭也

豫章記曰許子將墓在郡南四里昔子將以中國大亂遠來渡江隨劉繇
而卒藏于昌門裏于時漢興平二年也吳天紀中太守吳興沈季白於
廳事上坐忽然如夢見一人着黃單衣黃巾稱汝南羊與許子將求改葬

因忽不見即求其喪不知處所遂招鬼喪之命文學施遐為招鬼文

越地傳曰禹井井者池也以爲禹葬禹度不煩人衆樂資九州志曰渡之鹽官
有奉禪山昔始皇過此而羨之死因葬焉有廟在平地于今民祠之

述征記曰荀氏葬在彭城東岸東岸有一丘民俗謂之荀氏葬或云斯則
徐偃王葬后倉者也古徐國宮人娠而生如棄之水濱有犬名后倉御而
歸伏而成人遂爲徐之嗣純筋無骨號曰偃偃王躬行人義衆國附之得
朱弓之瑞周穆王命楚滅之後倉將死生角九尾實黃龍也

又曰魚山臨清河舊屬東河東河王曹植每亦此山有終焉之志植之所遊
池沼溝渠悉存既葬于山西有二石柱有猶存也地今割并穀城

鄧德明南康記曰陽道士葬巖石室室元嘉中道士過世臨終與弟子等
可送無吾置彼名室中褐香鑪此外無所須也及其亡日謹奉遺命葬經
數年尸猶儼然蒿中覆之如初弗朽後忽不復見今舟行者過其山諸尚
聞香氣咸異焉

解道處齊記曰魏黃初三年文帝弟燹封濮陽王臨終願命葬近處瑗
之墓吾常想其爲人願託賢哲之靈

扶南傳曰頌慈國人死或鳥葬或火葬鳥葬者病困便歌儻送郭外有
鳥如鴉綠色飛來萬計啄食都盡斂骨焚之沉之於海此上行必生天鳥
若不食自悲傷乃就火葬取骨埋之是次行也

鄴中記曰石勒陵在襄國城西南三里名高陵不築墻不種樹立堂皇五
間安攢番勒大臣像又於堂皇東立重樓虎陵在鄴西北角旣葬鄴中便
亂其封域故未有名域云尋被掘凡此二陵皆僞葬石勒虎自別於深山
風俗通曰王喬爲兼令天下一玉棺於廳事前令臣吏試入不動搖喬曰
天地獨欲召我沐浴服飾寢其中盖便立覆之宿昔葬於城東土自城
墳其夕縣中牛皆流汗吐舌人無知之者

皇覽曰舊漢之葬方中百步穿築爲方城其中道闡足施六馬發三河
三輔近郡卒徒十萬數復土

姚信士緯曰盖葬於寬平則恐後世都居之葬於陵野則恐民人耕稼及之

厚樽大棺人所爲用下一寡林木民人率多發掘以繕其居千墳萬壙無
不毀者其唯瓦棺薄葬歛以時服依于高丘徹于深窀于深窀庶乎不
辱耳

語林曰太王保有二兒葬一兒歆還舊室一兒歆留葬太保乃垂淚曰不忘
故鄉仁也不戀本土達也淮仁與達吾二子有焉

又曰王武子葬夕孫子荆哭之甚悲賓客莫不爲垂涕畢哭向靈曰卿常
好駟鳴今爲卿作駟鳴旣作體似真聲賓客莫不笑孫問笑碩謂曰
諸君不死今王武子死賓客莫不皆怒須臾之間或悲或笑或怒

世說曰阮葬母蒸一肥豚飲酒二斗然後臨決直言窮矣都得一號因吐血

良久又鄧祭晉記曰籍母將死與人圍碁如故局者求止籍不肯留與決
旣而飲酒三升舉聲一號吐血數升也

又曰庚交康亡何揚州臨葬去埋王樹着土中使人情何能已

文康庚亮謚也何揚州者何亮也

又曰晉明帝亦解冢宅聞郭璞爲人葬後微服往看因問君何葬龍角此
法當滅族主人荅云郭景純云此是葬龍耳不出三年尚致天子明帝復
問云爲是出天子耶荅非能出招致天子耳相冢書曰凡葬龍耳富貴出
五侯葬龍頭暴得富貴人不能見葬龍口賊子孫葬龍齒三年暴死
葬龍咽死滅門葬龍腮必卒死天子葬高山諸侯葬連庶人葬平地
應處新詩曰野田何粉粉城郭何洛洛埋葬嫁娶家皆是商旅

客喪側食不飽酒肉粉狼籍晉武帝賜劉

虞葬錢詔曰故侍中劉虞以清誠明鑒有聲有鑒前代昔宣皇帝
接以師友之恩虞墓爲盜賊所發甚用惻然其子阜素甚分清貧
今當殯葬其給輜車名旌賜錢給作藏人功至時遣使者祭之

晉賜王沉葬錢并地詔曰故驃騎將軍王沉忠名篤誠執
德弘毅外清方夏內熙充職位著稱取功茂焉不幸薨殞志
業未究今當葬其賜錢三十萬葬田一頃晉賜傅瑕夫人鮑葬
錢詔曰故太管傅瑕昔以令德賢才爲先帝接登龍之陞
有翼贊盡忠之勲早伐殞沒不終功業每念其遺績常存

於心今蝦夫人鮑當葬賜錢十萬給藏人功瑕祭墓開祭以少牢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五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五十七

禮義部三十六

冢墓

說文曰冢高墳也壘丘也墓兆域也

釋名曰冢腫也象山頂之高者腫起也墓孝子思慕之處也丘陵象其形也

書曰武士克商封比于之墓

周禮曰大司徒以本俗六安萬民一曰微音美宮室二曰族墳墓

又曰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爲之畝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爲左

公居也而謂畫其地形及立塾所處而葬
之先王造塋者昭居左穆居右夾處東西
凡諸侯左居右前卿大

夫士居後以其旋子孫各就其所出王以尊
卑處其前後而亦併昭穆昭穆凡死於兵者不入兆域

戰敗無勇投諸昭穆之中史以爵等立封之度與

樹數別尊卑也王公曰立諸臣封漢律曰列侯大喪記曰請度甫窆

遂為之尸窆尸緇切又士緇切及窆以度為立遂共喪之空器及葬言

為車象之為車中車所飾遺車也亦為於象及空報斧以泣下

遂入藏凶器正墓域守墓埋墓域守墓禁位謂立封所居前凡

祭墓為尸凡諸侯及諸臣葬於墓者授之兆為之蹕均其禁

又曰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域為之圖凡邦中之墓令國民簇葬而掌其禁

令施葬各凡爭墓地者聽其獄訟師其屬而巡墓厲其中之室以守之

厲營限遮列

禮曰適墓登壟為井不教壟

取葬必執紼葬喪之大事紼司車索

又曰孔子既得合葬於防言既者得少曰吾聞之古者墓而不墳墓

兆域士之高孤不知其墓也於是封之崇四尺四尺

也蓋因孔子先反當修門人後兩甚至後持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也曰

防墓崩孔子不應三三言之以孔子諗然說涕曰五聞之也不脩墓

治也易謂墓治草木又曰易墓非古也不易者立陸也

又曰曾子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

宿草謂煉根也為師必二喪三年於朋友期可又曰

子路曾謂顏淵曰何以贈我

贈送

曰吾聞之也去國則哭子墓而後行又

其國不哭展墓而入

無君事主於孝哭言夜先也展省祖之

請錢利曰何以處我

處安猶也

子路曰吾聞之也過墓則式文禮則下

治者生於故

又曰晉趙文子曰叔譽觀子

九原

叔譽叔向也

又子曰死者如何作也吾誰與歸叔譽曰其陽處父乎父子

曰行植於晉國不沒其身其志不足稱也

乎猶專也謂剛而專已為孤射姑所殺沒終也其

欲犯乎文子曰見利不顧其君仁不足稱也

謂與文子避難採至及國無安居之心友河授壁要

我則隨武子乎利其君不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

武子士會也 晉人謂

文子知人傳曰騫叔曰晉人禦師必於郟郟有二陵為其南陵夏后臯

之墓也

又曰鄭子展師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舍扶其太子偃師奔墓

欵逃家問也

又曰吾將代齊越子率其眾以朝吳將皆喜難子胥懼曰是秦吳也

夫闔閭之賜之屬

妻以死屬錢金劍名

將對曰樹吾墓楨可村也吳其亡乎

史記曰黃帝崩葬橋山武帝巡朔方還祭黃帝冢曰吾聞黃帝不死

仙有冢何也左右曰黃帝已上天群臣藏其衣服故有冢帝曰吾誠得

如黃帝視去妻子如脫屣也

又曰樛里子卒葬謂南章臺之東曰後百歲當有天子之宮夾我墓

至漢興長樂宮在東未央宮在其西武庫正其墓

漢書曰朱買臣獨行歌道中負新墓問故妻與夫家俱上冢見買臣
飢寒乎飯飲之

又曰驃騎將軍霍去病平天子悼之法屬國玄甲軍陳自長安至茂
陵爲冢像祁連山

又曰嚴延年東每下邳人爲河南太守毋來見執因大驚謂延年曰天
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自意當者見莊子彼刑戮也行美爲汝
東歸除墓地耳遂土歸郡見昆弟宗人復爲焉之後歲餘果敗東
德莫不賢其毋

又曰哀帝令將作爲董賢起冢營義陵傍內便房剛柏題湊外爲櫛

道周垣數里闕果愚其盛

果音浮
愚音思

又曰奉奏貶傳太后號爲陶恭王毋丁姬莽復言恭王毋丁姬不臣接
至葬謂陵冢高與元帝山齊諸發恭王毋友丁姬冢取其璽綬消
滅徒恭王毋歸定陶葬恭王冢次而葬丁姬復其故太后以爲旣已
之事不須復發莽故爭之後

詔曰因改故棺爲致樽作冢何以太宰謁者護旣發傳太后冢崩
壓殺數百人開姬丁樽火出四五丈吏卒以沃滅迺得入燒燔樽中器物
開傳名棺梟聞數里公卿在位皆阿莽盲入錢帛追子弟友諸生

四夷凡十餘方人操持作具助將作掘平秦王母丁姬家二旬間皆平莽
又周棘其處以爲世戒云時有群鷲數十御御上技丁姬穿中又因張賀
爲掖令及宣帝即位賀已死子又早戶上追周賀恩封其家恩德置守
冢二百家

又曰夏侯勝字公長遷太傅卒官賜冢營葬平陵太石爲素根五
百報師傅之恩儒者以爲榮

又曰原涉自以先人墳墓儉約非孝也迺大治家舍周家重門初武帝
時京兆曹氏葬茂陵代謂之道爲京兆遷墓之迺買地開道立署曰
南陽汗人不肯從謂之原氏阡

其觀漢記曰帝感通李首創大謀每幸南陽常遣使者以太牢祠
通父冢

又曰建武三年以皇祖皇考墓爲昌陵後改爲章陵因以春陵爲章
陵縣二十六年春正月初坐壽陵將作大將竇融上言陵園廣袤無慮
所用帝曰古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車茅馬使後世之人不知其處
太宗終始之義景帝能遵孝道遭天下反覆而獨完其福豈不
美哉今所制地不二三頃無爲陵也裁令流水而已

又曰鄒字次孫早孤以至孝稱值天下亂野無陵烟火而鄒獨在冢
側每賊過見其尚幼而有志節奇而哀之

後漢書曰楊震字伯起改葬華陰遠近畢至先葬日有鳥官丈餘
喪前悲鳴葬畢乃去於是立石鳥象於其墓所

又曰郭伋徵太甲大夫卒時年八十六帝親臨賜冢營地

又曰和曷

上音中
下音泉

為遼東郡薨并涼邊民咸為俟衰旬奴聞曷卒

舉國傷惜單于海入朝賀墳墓輒輒哭祭

又曰帝祠章陵過湖陽祠樊重墓追爵謚為壽強敬侯立廟於
湖陽車駕每南巡常幸其墓賞賜大會

又曰王褒字偉元少立操尚父為文王所害絕世不仕立屋墓側以教授
為務旦夕常至墓前朝拜趣悲號斷絕墓前一柏樹褒常所攀書

曰滕修南陽人也廣州牧脩在德南積南為邊夷所附率請葬京師帝
嘉其意賜墓田一頃

又曰東海王越屯許路經滎陽過緇紹墓之悲慟刊石立文表贈官爵帝
乃遣使策贈特中光祿大夫加金章仰綬進爵為侯賜墓田一頃客
一戶祠以少年

又曰盧志言於城都王穎曰黃橋戰亡者有八子餘人既經夏暑露
骨中野可為傷側昔周公葬枯骨況此等致死王事乎穎內造棺八
千餘枚以成都國秩為衣服殮祭葬於黃橋北樹枳籬為之塋城又
立都祭堂刊石立碑紀其赴義之功使亡者家四時祭祀有所

晉書載記曰西湖涼國而於平涼作壽每將妻妾入塚飲讌酒酣升灵
沐而歌時人或譏之國不以爲意前亡後征代屢有功姚興以爲鑽比將
軍年八十餘乃死

宋書曰宋文帝元嘉二十五年行幸江寧經司徒劉穆之墓遣使致
祭焉

後魏書曰李冲字思順高祖將爲尚書僕射卒葬覆舟山近杜預
冢高祖之意也後車駕自鄴還洛經冲墓左右以聞高祖臥疾望墳
掩淚

又曰傳永字修常登北邙於平垣處奮矛躍馬盤旋瞻望有終焉之
志遠墓杜宇近好李冲王肅歆附葬於墓遂買左右地數畝遣勅子
叔偉此吾之永宅也

禮絲曰天子墳高三雉諸侯半之卿大夫八尺四尺天子樹松諸侯松栢
卿大夫樹楊士樹榆尊卑差也

楚漢春秋曰惠帝崩呂太后歆爲高墳使從未央宮坐而見之諸將諫
陽侯重咎曰夜見惠帝冢哀悲流涕無以死傷生也臣竊哀之於
是太后乃止

蕭方等三十國春秋曰晉義熙九年盜發故驃騎將軍卞壺墓割棺
掠之壺屍面如生两手悉拳爪生達皆

戰國策曰齊宣王見顏觸曰觸前觸亦曰王前王作色曰士貴乎觸曰士貴
昔秦攻齊合曰有敢去擲下季壘五十步而樵採者罪死不赦合曰有
有能得齊王頭萬戶由是觀之生王之頭不如死土之壘

崔鴻前趙錄曰張嵩壘西人也事母至孝母死既葬於墓側哀感幽
顯歲餘而墓地自裂棺衣自破母還蘇話

乃言曰冢秦晉問謂之墳取於名或謂之培音或謂之愉音或

謂之采古者卿大夫有菜或謂之垠或謂之塹有界珠以耕塹

自闕以東謂之丘小者謂之塿培塿亦堆高大者謂之丘凡葬

而無墳謂之墓言所不封也所以安墓謂之撫撫謂規

漢書曰初
陵抵是也

太平摠類御覽第五百五十七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五十八

禮義部三十七

冢墓三

宋書曰王玄謨從弟玄象位下邳太守好發冢地無完擲時人間垣內
有小冢墳上殆平每朝日初升見一女立冢上名則亡或以告玄象使命祭
之有一棺尚全有金蚕銅人以百數剖棺見一女子可二十資質若生臥而言
曰我東海王家女應生資財相奉幸無見害女臂有玉釧斬臂取之於
是女復死

又曰大明三年孝武幸籍田經袁墓使致祭增守墓五戶

又曰何承天博見古今爲一時所重張永嘗聞玄武湖遇古冢上得一銅斗
有柄文帝以訪於朝士承

天曰此亡親盛斗王莽時三公亡皆賜之一在冢外一冢內得三壘居江左者
難甄邯爲大司徒必邯之墓俄而啓冢內更得一斗復有一石名云大司徒
甄邯之墓

又曰張裕曾祖澄嘗葬父郭璞爲占墓地葬某處年過百歲至三司
而子孫蕃某處幾滅半裁鄉校而後累世貴顯澄乃葬其劣處先光
祿年六十四而亡其子孫遂昌

各周山菑爲淮陽太守時盜發桓溫冢大獲寶物客竊取以遺山菑山菑
不受簿以還官

齊書曰柳世隆曉數術於倪塘創墓與賓客踐履十往五往常坐處
及則墓工看墓取其坐處焉

又曰王倫之爲預章太守下車祭儒子許子將墓

又曰初荀伯玉惟時有善相墓者謂其父曰君墓當出暴貴者但不失耳
又不失行女子伯玉聞之曰朝問道夕死可矣頃之伯玉婦當嫁明日應行令
夕逃隨人去尋尋求不能後出家爲尼伯玉卒敗亡

又曰富陽人唐寓之僑居桐廬父祖相傳畚墓爲業寓之自云其冢墓
有玉氣山中得金傳相誑敢永明二年冬寓之聚黨遂陷富陽至

錢塘

又曰始興王鑑鎮蜀於周圍地得古冢無復棺但有石槨同器十餘種皆
形玉璧王枚珎寶甚多不可皆識金銀爲蚕形者數斗又以朱沙爲鼻
水銀爲地左右戒勸取之鑑曰王太子昔在雍有發古冢者得玉鏡玉屏
風土匣之屬皆將還都吾意常不同乃遣工曹何佇之爲起墳諸寶物一
不得犯

又曰宜都王鏗鎮姑熟于時人發桓温女冢得金巾箱織金襪爲嚴器
又有金蚕銀蠶等物甚多條以啓聞鬱林勅以賜之堅曰今取往物後取
今物如此循鑲豈可熟念使長史某約自往修復纖毫不犯

又曰文惠太子鎮雍州有盜祭古冢者相傳云是楚王大獲寶物玉履玉
屏鳳竹書青絲綸簡廣數分長二丈皮部如新有得十餘簡以示王僧虔
云是料斗書考工記周官所闕文也

南史曰齊前將軍陳天福坐討唐寓之於錢塘掠奪百姓財棄市先是天
福將行令家人預作壽冢未至東又信催速就冢成而罪因以葬焉

梁書曰丁貴嫔薨昭明太子遣人求得善墓地將斬草有賣地者因聞
人俞三福求市若得錢三百萬與之三福密啓帝言太子所得地不如今
所得地於帝吉帝末年多忌便命市之葬畢有道士善菑墓云地不
利長子若厭伏或可申延乃爲煖鵝及諸物埋墓側長子位有宮鑑

鮑逸之魏雅者二人初竝為太子所愛逸之曉見於雅密啓武帝云雅
為太子厭禱帝密遣檢點果得鵝等物大驚將窮其事徐勉固
諫得止唯為誅道士

又曰蕭教太陽初為梁州有古墓名曰犬塚或云張騫墳歆有發者
輒聞鼓角與外相拒堆埋者懼而退教渭此理無求理求自監督及開
惟有銀鏤同鏡方丈

唐書曰代宗時號州刺史王其光上言閬鄉縣女媧墓去天寶末夫所在今
一夜河上側近忽然風雷聲曉見其墓涌山有雙柳樹下有巨石其柳
各高丈餘

又曰天后四幸京師路經揚玄感墓上誦李百藥過玄感詩云劍有萬
人敵文為一代英徐昏志志遂借亂道難
平嘆曰百藥唯解綴文不識大義

又曰韓思復則天朝為太常博士定南郊儀注去太妃鼓吹排群邪守大
體國家賴之睿宗朝為給事活嚴善思於雷廷之下拒武三思於陷
武之中玄宗御筆題碑云有唐忠孝韓長公之墓

又曰伊慎統州人善騎始為果毅喪母將營舍附不識父之墓晝夜
號哭未浹日薨抹有指尊為遂發龍果得奮記驗

又曰盧垣為侍御史會李錡反有司請毀騎祖墓廟墓垣堂為錡

從事乃上言曰淮安王神通有功於草昧且古之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况以
其故可累五代祖乎乃不毀因賜神通墓五戶以備洒掃

白虎通曰春愁之義王者墳高三刃樹以松諸侯半之樹以柏大夫八尺樹以
藥士四尺樹以槐庶人無墳樹以楊柳

晏子曰梁丘據死景公召晏子告曰據曰忠臣愛我欲厚葬之高六其壟
晏子曰不可公遂上

列子曰燕人長於楚老而還過晉國同行者給晉之城指曰此燕國之成
其人愀然變容建指杜曰此若里之社若猶汝也乃謂然而歎指舍曰此君先
人之廬乃絃然而泣指壠曰若先人之冢其哭不自禁同行者啞然大笑

曰余等給乃晉國耳其人慙及至燕國之城社真見先人之廬冢悲更微
傳子曰太原民發冢破棺中有婦人將出與語生人也視其冢上水三十歲
不知此婦人三十歲常生地中也將一朝歎然生偶與發冢者會也

抱朴子曰吳景帝時於江陵掘冢取板治成後發一大冢內者重閣石扇皆
掘轉開下四周徹道通事具高可乘馬又鑄銅爲人數十枚長五尺
皆大冠衣執劍列侍靈坐皆刻銅人背後石壁言殿中將軍或言侍郎
似公王家也破其棺樽中有人鬢已班白鮮明面體如生人棺中有白玉璧
三十枚藉尸兵人舉出死人以倚冢壁一玉長一尺刑似冬瓜從死人懷中
出隨地兩耳中及鼻中有黃金如棗此則骨有假物而不朽之也

呂氏春秋曰世之爲立壟也其大者出其樹若林以此觀世示富則可矣以此爲
死則不可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者則是無不掘之墓也是故大墓無掘者
而世爭爲之豈不悲哉堯葬於穀林通樹之舜葬於紀市不變其肆禹
葬於會稽不變人徒是故先王以儉葬也非愛其費非惡其勞以爲
死者虛也

越絕書曰宋大夫羊元冢在華原陳留小黃縣城此吳越春秋曰虎丘
者吳王闔閭墓也下池廣六步深一丈五尺銅椁三重中池廣六尺金
鴈五鳥諸腸魚腸之見以送焉取士臨海潮千萬人築治之以葬後
金精上地爲白虎據墳故以爲虎丘越傳曰禹到大越上苗山更名山曰

會稽因死葬焉穿墳深七尺上無寫泄下無流水壇高三丈士皆三等
周方一畝華陽國志曰周失綱紀蜀先稱王有名蜚聚其目縱死作石階
石棺國人化之故俗以石棺椁爲縱目人冢

又曰蜀有五丁能移山舉萬鈞其王薨輒立大石長三丈

又曰蜀遣使朝秦秦惠王許嫁五女於蜀蜀遣五丁力士奉迎蛇山崩同時
壓殺五丁及秦五女蜀王痛傷命曰五婦冢今其人或名五丁冢

又曰武都有大丈夫化爲女子美而艷蓋山精也蜀王納爲妃不習水菽
去王必留之乃作東平歌之以樂之無幾歿故王哀之乃遣五丁之武都
擔土爲妃作冢

三輔夾錄曰竇后父名倚曹秦亂隱身釣魚墜淵卒后登尊號遣使者
於父墜所築起大墳

世說曰戴公見林法師墓曰德音未遠而拱水已積冀神理綿綿不與
氣運俱盡耳

又曰黃初末吳人發長沙王吳芮冢以其材於臨湘爲孫堅立廟容兒如
生衣服不朽後預發者見吳綱曰君何類長沙王芮但微短耳綱瞿
然曰是先祖也自芮之卒至冢發四百年綱芮之卅六世孫也

又曰有人相羊祐應出受命君忌其言遂使掘斷墓後以壞之相者云
墓世相壞猶有折臂公俄而又墜馬折臂後至三公

又曰郭景純過江居于暨陽毋士安墓不盈百步時人以近水景純曰將
當當爲陵金沙張去數十里皆爲人居家桑田

傳物志曰漢末發范朋友冢奴猶治朋友是霍兒女輩奴記言先冢事
廢丘之祭多與漢書相應

又曰漢末有發前漢人宮人家者宮人濁活既出平如復舊

烈士傳曰羊角哀葬友人在栢桃與荆將軍冢比他曰角哀夢栢桃語
已曰蒙子之恩而獲原原葬荆將軍自以豪歆役伏吾吾不聽與戰不
勝期十吾大合戰以決勝負得子則勝不得則負矣角哀至期曰陳立
詣其冢上

三輔決錄曰趙喜年三十餘有重疾七年不樂乃爲令勅兒曰丈夫生一世處箕山二公之孫仕無伊擊呂尚之動天不我與復言哉聊立一圓石樹吾墓前刻之曰漢有逸民姪趙名嘉有志無時命也奈何後病愈

楚國先賢傳曰李善字次孫南陽人也本同縣李元蒼頭建武中元家死沒唯兒續始生善親自哺養世祖拜善及續竝爲太子舍人善顯宗時辟公府以能治劇再遷曰南太守從京師之官道經南陽李元冢未至一里乃脫服持劍去草及拜墓哭泣甚悲身所爇爨自執俎鼎以脩祭揚雄家謀曰子雲天鳳五年卒葬安陵阪上所厚沛郡桓君山平陵如子禮弟子鉅鹿侯子苞共爲治喪諸公遣世子朝郎更行事者會送

桓君山爲劍賻起祠塋侯苞負土作墳號曰玄冢七略曰揚雄死弟子共爲起冢號曰揚

趙岐別傳曰岐字臺卿年九十餘建安六年卒先自爲壽藏圖季禮子產晏嬰叔向四像居殯位又自像其像居主位皆爲讚訟勅其子曰我死之曰墓中聚沙爲牀布簿白衣服髮其上覆以單被即曰便下下訖便

掩

王子年拾遺記曰舜葬蒼吾之野有鳥如如丹雀自丹州而來吐五色之氣如雲白日憑霄雀能群飛御士以成墳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五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五十九

禮義部三十八

冢墓三

三秦禮記曰昭帝毋鈞戈夫人居其泉宮三年不及遂死即葬之千人營葬故有千人葬名曰思合墓

徐廣晉記曰關中發漢社霸二陵薄太后棺面如主矣吳錄曰范慎字敬在武昌自在造冢名作長室時與賓客作樂鼓吹八中晏飲

漢趙記曰上洛男子張盧死二十七日人有盜發其冢盧得蘇起其具問盜人姓名郡縣以雖亢意姦軌盧復由之而生不能決豫州牧呼延謨

以聞詔曰其意惡功善論管三有不盡終身

王智深宋紀曰齊宣帝墳營在武進縣常有雲氣氤氳八天元嘉中望氣者稱此地有

天子三齊略記者曰田開強公孫接石治子三壯士家在齊城東南三百步陰里中

王子年拾遺記曰南尋之國其死者葬之中野百鳥御土為墳郡烏為之室穴不封不樹

西京雜記曰青龍觀前有三梧桐樹樹下石麒麟三枚始皇葬中墓物又曰廣州王去疾好聚無賴少年遊獵無度國內冢藏一切發掘其寄異

者魏襄王家以文石為椁高八尺許廣狹容尸人以手捫骨液如新中有石屏鳳凰婉然周正不覺棺柩盥器縱跡俱床上玉垂一牧金雜具皆如親新玉自取服之哀王家以鉄灌其上穿鑿三日乃開黃氣如霧觸人鼻目痺辛不可入兵守之經曰乃歇初至一戶無扇籬石床方四尺床上有石几左右各三石人立侍皆武冠帶劍復人一戶石扇有關籬叩見棺椁黑老照人斫不可燒鋸截之乃漆雜兕革為棺椁黑數寸累積十餘重力不能開乃止復入一戶亦石扇關籬得一石床方七尺屏風銅帳鉤或在床止或在上或在下似是帳靡朽而銅鉤墮落床上石枕一枚床上塵埃^音眊甚高似是衣裳床石左右婦女二十悉皆立侍或有執巾擲鏡

鐻之象或有執盥捧食之形無餘異物俱見鐵鏡數百所謂王子且渠冢甚淺深狹之無柩俱有石床廣六尺長一丈石屏風下悉是露雲母床上一屍一男一女年皆二十許俱東首裸形臥無衣裳飢膚顏色髮齒如生人畏懼不敢寢擁閑如故衣盜冢以瓦爲棺器物都無唯銅鏡一枚晉靈公冢甚魏壯四角皆以石爲懼之奉燭石男女罕餘皆立侍棺器無復形兆尸猶不壞穴竅中皆有金石其餘器物皆朽爛不別唯玉簪一枚大如拳腸空容五合水老潤如新玉取以成水書幽公冢甚高壯美門既閑皆是石惡撥徐深丈餘乃得雲母深尺所乃得百餘戶縱橫相替不污唯唯一男子一悉女子或臥亦有立者衣服形色不異生人藥書冢棺柩明器朽爛

無餘有白狐見人警走左右逐戟之不能得傷其左脚夕至夢一丈夫鬚眉書白來謂吾何故傷吾左脚切以扶叩王左脚腫痛生瘡至死不恙

述征記曰梁孝王家斬山徒戶以石爲藏行一里到藏中有數尺水有大鯉魚人潔而進不齊輒有獸筮其足獸似豹也

幽明錄曰漢末大亂潁水川有人將避池也郡有女年七八歲不能涉遠勢不兩全道邊有古冢尋覓歆更殯葬忽見女尚存父大驚問女得活意女云冢中有一物於晨暮徐輒伸頭翕氣爲視效之果覺不復肌飢餓家人於冢尋索此物乃是大龜

又曰孫鍾吳郡富春人堅之祖也與母居至孝篤信鍾瓜爲拳忽有三

年少詣乞瓜種爲設食臨去曰我可命也惑君不如何以相報此山下善
可作冢復言欲連世封侯而數代天子耶鍾跪曰數代天子故當所樂便爲
定墓曰君可山下百步後見我去處便墳所也下山行百步便見悉化成曰
鶴也

述異記曰南康郡鄧德明常在豫章就雷次中宗也學雷家在東郊之
外去史豫章墓半里許元嘉十四年德明與諸生步月逍遙忽聞音樂
諷誦之聲即夜白雷出聽曰此問去人尚遠必鬼神也乃與尋之遙至史墓
但聞墳下有管絃女歌講吟咏之聲咸漢異焉麗善長注水經曰智
水東遙七女冢夾水羅布如七星高十餘丈周迴數畝元嘉六年大水墳破

崩出銅不可稱記北有七女池東有明月池壯如偃月皆相通注謂之張
良渠善良所聞也

又曰粉水有文將軍冢前右石虎石柱甚脩麗問丘羨爲南陽蔡父婦
墓則將平其或夕夢文諫止之而羨不從後羨乃爲人所害

又曰溜水出太山萊蕪縣原山東過利縣東水西有桓公冢東有女水或云
桓公文冢在其上故以名水甚其神焉化隆則水至政簿則津渴

又曰潛水縣有車騎將軍馮緄柱陽太守溫冢二子之靈常以日還鄉潛
水暴長郡縣吏莫不水上祭之

授神記曰宋大夫韓馮取妻而美康王奪之馮怨王囚之論爲域且妻密

遺馮書謬其辭曰其兩淫河大水深日出當心王以問蘇賀對曰其兩淫言
愁且思也河大水深不得往來也日出當心有死志也俄而馮自殺妻乃陰腐
其衣王與之發登臺逐自臺下左右覺之衣不中守手遺書於帶曰願
以骨與馮而合葬王怨怒弗聽使人埋之冢相望也王曰爾夫婦相愛不已
能合冢則弗禁也一宿有文梓木生於二冢之端旬日其大合抱屈體以相
就根交於下有鴛鴦鷓鴣各一桓栖樹上晨夕交頸悲明音聲宋人哀之
遂號其木曰相思樹

又曰漢馮貴人死將百歲盜賊發冢貴人顏色如故但微冷羣共姦
之致妬忌爭鬪然後事覺

續搜神記曰王伯陽家東有冢傳云魯肅墓伯陽婦喪乃平其墳以葬
後數年伯陽白日在聽事忽見一貴人乘平肩輿將從類數百人馬皆
浴鐵徑來坐渭伯陽曰吾是魯子敬安冢在此二年許百君何敢壞吾冢
自顧左右掌伯陽下床以刀環築之數百而去登時絕良久乃蘇築破
處皆發疽潰尋便死

又曰承儉者東莞人病亡葬本縣界後十年忽與其縣令夢云故民承
儉今見劫明府急見救令便勒內外裝乘作百人仗便令馳往冢上白見
向已出天忽大霧對面不見俱聞冢中啾啾破棺聲有二人墳上望霧一不見
人百人同聲相見大叫收得冢中三人墳上二人得逸走其夜令人又夢

云二人雖得走民已誌之一人面上有一青誌如霍葉一人斲其兩齒并明府
但案此尋覓也追捕竝尋獲

異苑曰蒼梧王氏燹漢末死於交趾遂葬南境而墓常蒙霧灵異不恒
屢經離引不復發掘晉興中太原温於走爲刺史躬乘騎往開之還即
墜焉而卒

又曰潁川諸闔字道明墓在揚州莊蔣山之西每至陰雨墓中輒有管絃
之音

又曰魏武北征踰嶺升巔眺矚見一崗不生百草王粲曰必是古冢此人在世特
服生礬石死而石生熟黍出外致卉草燻熾即今鑿果得大墓有礬石滿

瑩赤佐集曰陶侃微時遭喪葬家貧親自營磚有班亦特牛專以載致
忽然失去便自尋覓道中逢一老公便舉手指云向於崗上見一牛眠山濤
中必是牛眠處便好可作墓安墳則致極貴小位極人臣世爲方嶽俛指
一山云此好但不知下當世有刺史言訖便不復見太尉之葬如其言俛指別
山與周訪家則并世刺史矣

潘岳關中記曰秦始皇陵上驪山之北高數十天迴六七里今在陰盤界北
陵雖高大不足以銷六十萬人積年之功也其用功力或隱而不見隱而不見
驪山泉本北流者皆陂障使西流又北無大石運取於渭北渭山故其歌曰
運石甘泉口渭水爲不流千人一唱萬人相鈎

又曰漢諸陵背高二丈方百二十步唯茂陵高十四丈方百四十步徒民置諸縣者凡七陵長陵茂陵各萬戶其餘五陵皆各五十縣屬大常不領郡也守衡陵授除凡五千戶陵令人食官令人寢廟令人園長一人園門令使三十三人候四人元帝時三輔七十萬戶始不復從民陪陵謂陵近養陵皆不立縣也

雷次宗豫章記曰郡人東南二十里有大冢號丹陽郭長老云是郡人丹陽太守聶友冢也外形甚高大一丈冢居中兩邊各有四小冢橫首大冢外作微道周匝皆通冢冢高二丈餘小者半之微道又半之此冢相通一坵似是殉葬者不聞聶友奢僭以人從死也且金新淦縣南十里見

聶友墓

荊州圖記曰鄖縣北三里有一墓甚崇偉則前有石按高一丈五尺上作石鳳將九子相傳云是姚家墓不許其人又曰江陵縣東南七里有焚昭王墓高四丈餘王繫登樓賦所謂西樓昭立是也

盛弘之荊州記曰霄城東南有單龍村村外有單龍冢甚高大舊傳單龍仰觀俯察少公之傳也數稱劉氏當王聖公應其符聖公潛嘉之固此起兵後稱號於宛而龍卒故厚其為葬

又曰鄭鄉即鄭城池也崗南有劉長妙沙墓益州牧焉之父其南又有漢魏郡太守黃昏冢

鄧德明南康記曰白水有高岩臨水頂有柴侯墓遙望松樹卒歲不彫說者云墓處極峻及累石爲冢又別有金錢藏不可得開若欲上必遇雷晦之異夜時見光色如雷之艷所謂寶精也

又曰平固水口下數里有螺亭昔一女曾江畔乘小舡探螺沙邊共宿夜聞騷騷如軍馬行須臾見群螺張口無數突破舍噉此女同侶悉聲上岸至曉方還但見骨耳收埋林際報其家經四五月問所埋處翻見冢高十餘丈鬱隆頂可受二十人坐其旁螺新故相待請之螺亭

又曰南野山獻山火塘下流三十里有漢大傅陳蕃冢墓昔值君亂聞墓有寶三軍爭掘忽有大蛇圍繞墳前崩雷晦雨當時竟不得發

鄭緝之東陽記曰孝子許孤孜父墓去虎山十里在山之麓曲三里鹿常食其松孜心念之即日鹿自死於所祀截之下孜埋死鹿有小墳至今猶存又曰獨公山有古冢臨漢其磚文曰筮言吉龜言凶三百年隨水中義熙中冢猶存自後相以明盡

會稽郡城地志曰上虞縣東南有古冢二十餘墳宋元嘉之初潮水壞其大冢初壞一冢塼題各居在本士厥姓黃卜葬於大富強易卦吉龜卦凶數塼置縣樓下池中錄之帳然而已

輿地志曰琵琶拆有古冢半在水中甃有隱起字云琵琶筮云吉龜云凶八百年墮水中謝靈運取甃至京師諸貴傳觀之

神怪志曰王果經三峽見石壁有物懸之如棺使取之了一棺也發之骸骨存焉有銘曰三百年後水漂我至長江垂玉墮歎落不落逢王果倏然曰數百年前已知我改葬祭之而去

蘇州冢墓記曰宋青州刺史郁太玄性多仁慈德禽獸初葬之日群鷲數十啣上於冢上令冢猶高大與他墳有異村御歲時祭祀至今不絕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五十九

太平御覽卷五百六十

禮義部三十九

冢墓

禮問論曰問郡將臨墓主人先以除身無服將若不哭主人當哭否賀循答之云凡君臣民皆須先君哭禮也此祭君宜哭則主人以不敢哭以煩君耳

又曰問墓中有何面爲上荀納以爲緣生奉終宜依禮坐祭謨難處周公明堂位東西以此爲與納又納又引廟位以答主濮陽北墓向以

西爲上

上黨郡記曰令狐微君隱城東山中令狐終即云葬焉諸生遵師法而陪葬三百餘冢松三千樹大皆十數圍高四五十丈今俗名其令狐墓漢史所稱壺關三老令狐茂者是也

伏深齊地記曰臨淄小城北門東二百餘步有安嬰墓又曰齊桓公冢齊城之南東十五里在半山桓公冢西南八里有仲父冢葬於半山之阿

又曰朱虎城東二十里有柴阜其西南隅有魏獨行君子管寧墓石碑猶存東北三十里柴阜東頭有魏徵士邴厚墓石碑猶存

又曰牛山西南二里有孫殯墓石碑猶存

吳地記曰昌門外女墳者吳王闔閭女墓也乃以文石而爲擲藏金玉珎

以人從死高墳深池中水或湖湖名曰女墳亦與虎立俱見發掘皆無所得也

又曰昌門南有要雜墓吳王闔閭既殺王掩而代之掩子慶忘忘奔衛

慶忘男提過人恐結諸侯還爲國難伍子胥與要雜因亡奔衛慶忘

既聞吾王暴虐實如此甚信在手要雜爲行人要雜弱而謀於王曰

殺臣妻子刑臣之遂與俱還菑共龔王行及大江要雜刺殺慶忘因

亦自殺闔閭葬之於昌門南大城內齊門外有慶忘墓立淵

文齊道記曰先是羸博二縣共界漢武帝封禪割作縣以供祀故曰奉

高東南三十里有延陵兒家本云其高可隱今乃二丈餘似是後人倍之

伍輯之從征記曰齊襄王墓在汝西水墓西有僖公墓東有田真墓傳云

倨榮廣市也墓皆方圓墳

載述之西征記曰彭城南有亞父范曾冢高四十餘丈東北有隧道其城

北三里有劉向墓泗水東二里漢大夫龔勝冢石碣猶存

取登王奔之朝不食而食

又曰金鄉焦氏山北數十里有漢司隸校尉魯俊冢前有古石伺堂堂壁皆青龍石隱起自書契契以來忠臣孝真婦孔子及弟子七十二人形像皆刻石記之

伏滔北征記曰如敷九井山北十里有吳大將軍諸葛瑾墓墓墻猶存西北十八里真漢前墓是吳將甘寧墓也相者云此墓有王孫氣皓其後許里名焉為真瀆

續徐征記者太公冢在堯山北五里平地為墳高十丈曾曾有發之者冢深數十仞得一銅椁金玉甚多尚父五世葬周斯寔田和冢也和遷齊居於海上而別為諸侯亦稱太公也

又曰宿豫縣水南大徐城古之徐城城北徐君墓季子解劍墳樹則斯池也

又曰城陽縣二里小城城南九里有堯陽自漢迄于漢晉二千石及承尉刊名堯即位至永嘉三年二千七百有二十載記于堯碑城東南六里堯毋慶都墓稱曰靈臺堯陵北二里仲山甫墓前祠堂石儼然若新

皇覽冢墓記曰額頊冢在東郡濮陽縣丘城外廣陽里中王奔時使

者祠顓頊冢

又曰秦始皇冢在驪山古之驪城國今之所封世晉獻公伐驪戎獲二女其山陰多昔金其陽多美玉謂籃田是也故貪而葬焉并天下徒七十餘萬穿入地洞三泉而致博宮觀奇器稱恠諸物藏之令匠人作機杼人有近宥輒身之以身水銀爲百川江河大海金銀其鳧鴉機關轉相幹終而復始上具盡天文以人魚膏爲燈度人不滅後宮無子者皆殉從死者甚衆恐王匠知之殺上匠於燕中閑羨門復土樹草木以像山墳高五十餘丈周迴五里餘後項籍燒其宮觀關東賊發之後牧羊兒亡羊入藏中持火焰之羊燔其椁後賊遂取其銅

又曰太上皇葬萬年高帝父也高葬長陵孝惠帝霸陵諸侯皆用瓦器不爲墳奔之亂天下無道獨無

災害孝景帝葬陽陵孝武皇帝葬茂陵孝昭帝皇葬平陵孝宣皇帝葬杜陵孝元帝葬渭陵元帝下詔曰無置從民令天下無騷勤之憂自是陵園不置邑孝成帝葬延陵孝哀帝葬義陵孝平帝葬康陵孝文皇帝弟淮南厲王長坐謀及後置園如諸王長好道事八公世之愚者云長仙醫巫訖曰淮南好道百官皆得仙吹雲中鷄鳴天上東平思王冢在東平松皆西靡

又曰蒼頡冢在馮翊衙縣利陽亭南道旁墳高大天學書者皆往

上姓名役刺祀之不絕

又曰蚩尤冢在東郡壽張縣關鄉城中高七尺民常十月祀之有赤氣出如一疋綿帛民名爲蚩尤旗又肩髀冢在山陽縣鉅野縣傳言蚩尤與黃帝戰於涿鹿之野黃帝克之身體異處皆葬之

又曰奚仲冢在魯國縣東去縣二十五里山上因名奚仲山下名奚仲亭

又曰楊冢在濟簿北郭冢四方八步高七丈上平

又曰吳太伯冢在會稽吳縣北去城十里

又曰周文王武王周公冢在京兆常長安聚

又曰王子猛冢在南陽鄂縣西

又曰夏育冢在濟南歷山上

又曰秦繆公冢在甘泉宮祈觀下

又曰號公冢在河內溫縣東濟水南大冢是也其城南有號公臺

又曰葉公諸梁子高冢在河南郡葉縣西北去城三里所近縣民皆祠之

又曰魯大夫叔梁紇冢在魯國東陽聚安泉東北八十四步名曰防冢民傳言防墳於墳地微高

又曰孔子冢在魯城北便門外南去城一里冢塋方百畝冢南北廣十步東西十步高一丈二尺冢爲祠壇方六尺與地方平無祠堂冢塋中樹以百數皆異國人也皆無能名其樹者民去孔子弟子異國人各待其國樹來

種之孔子塋中不生荆棘及刺人伯魚墓在孔子冢東與孔子並大小相
望子細冢在孔子冢南大小相望

又曰伯樂冢在濟陶定陶東南二里冢高五丈

又曰師曠冢左右扶風名曰師曠山人民不敢上其上

又曰楚王冢在汝南郡紂陽縣葛陂鄉

城東北民謂之楚王岑

又曰鄭相子產冢在河南郡新鄭城外大冢是也

又曰靖郭君冢在魯國薛城中東聚孟嘗冢在魯薛中

又曰文信君昌不韋冢在河南洛陽城北却山道西大冢是也民傳言呂

毋冢不韋先墓故其冢名毋呂不韋死獲過於始皇矣民傳云

不韋好經書皆以葬漢明帝朝公卿大夫諸儒八十餘人論五經誤

失節令宋元上言臣聞昭王與不韋好書皆以書葬王至尊不韋文

貴冢皆以廣腸題湊處池地高燥未壞臣願發昭王不韋冢視未

燒詩書

又曰亞夫冢在廬江居巢縣郭東巢亭中

又曰齊桓公冢在臨淄城二十里淄水南孟嘗君與齊桓公冢同處

唐書新語曰聞元中集賢學士徐監葬妻問兆城之制於張說曰長安

神龍之際有黃州僧泓者能通鬼神之意而以人示叅之僕常聞

其言猶記其要墓深而狹者取其固平地之下一丈二尺爲土界又一
丈二尺爲水界各龍守之士龍一年而一暴水龍十二年而一暴當
其隧其神道不安故深二丈四尺之下可以設窀穸墓之四維謂之
拆壁欵下開而止欵其中項謂之中樵欵俯巖而傍鮑墓中末粉
爲飾以代石堊不置甌甑甕瓦以其近於大不置黃金以其久而爲怪
不置丹朱雄黃礬石以其風燥而烈使項上草木枯而不閏不置羽毛其
近於屍也鑄鐵爲牛豕之像可以禦二龍王潤而潔能和百神冥之墓
內以郭神道僧泓之說如此

又曰大埋鄉徐有功持法不濫及其葬也將穿墓董老者也必有異應以
旌善人果獲石堂其大如倉中空外墜四八牖占曰此天所以作有德
也置之墓下其後終占後優詔褒贈寵及其子

圖墓書曰大墓天剛嚴父之門八將之首位處乾尊欵得連堽隱輪
狀如亂雲望之翩翩絕而復連小頓大起千里相牽壽過期熙
世世登仙

又曰望之如飛電即之如鳥警言法出勇士狄節御兵

又曰夫欵依山葬者其山連延百里不絕一高一下小頓則大起出公鄉若
三重之山望之似城郭多諸楚別者亦出公鄉如新月形在腹中葬
冢之所若至日沒見日光者出封侯

又曰凡相陵之法山望如龜狀葬之出公卿封侯代代不絕山望如龍狀
有頭尾蛟蛟蛇者葬之出二千石凡伐依山作冢皆在立在山東爲力
利得山之形力也如龜形又魏真上如閩狀出二千石

又曰欲知貧富挫陵肥薄狀肥馬草木茂盛色黃氣皆雷也埴陵
多傷缺上色亦白地瘠草木黃赤不茂或多細石皆貧

相冢書曰冢欲得見郡縣城郭欲得連屬長長無極冢青氣鬱
鬱出二千石赤氣出公卿白氣出形戮黃氣出封侯欲得雌龍地多
子孫不用雌龍埋武子埴

又曰凡葬於龍耳貴出侯青鳥子稱山三垂相連名傘山葬之出二千石

張載七哀詩曰北邙可累累高陵有四五借問誰家冢皆不漢世主

魏武帝遺令曰汝等時時登銅雀臺望吾七西陵墓田

魏文帝爲漢帝置守冢詔曰朕承符運受終革命其敬事山陽公
如舜之宗堯有始有卒傳之無窮前群司奏處正朔欲使一背從
魏制意所不其人山陽公於其國中正朔服色祭祀禮樂自如漢
又爲武昭宣明帝置守冢各三百家宋孝武置自古帝王守冢
戶詔曰先代帝王因時創業君人建國禮尊南面而歷運推移年代
久遠丘龍殘毀樵牧相趨塋兆埋蕪封樹莫辨自古以來帝王陵墓
可隨近十戶蠲其後以供守視

宋高祖修楚墓詔曰夫褒賢崇德千尊載彌郭本敬始義隆
目遠楚元王積仁墓德啓藩斯近境素風道隆作範後昆本之
枝祚寶隆鄙宗遺方餘烈奮于百代而立封豕然墳塋莫剪感
遠存往慨焉永壞夫愛仁懷樹其裳且猶勿剪追甄壚墓信陵尚
懷不絕况瓜瓞所興元自本者乎可蠲復近墓五家長給灑掃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六十

